欽定全唐文

欽定全唐文卷七百五十六目錄

杜牧九

杜牧九

唐故灞陵駱處士墓誌銘

灞陵駱處士名峻字肅之華州華陰人也當建中四年年二十遊京師值泚亂爲其黨源休拘委以事處士逸一日夕行二百里拜親於華陰因啟度賊終不能東出百里間鄉里不足憂願得一見天子於艱危中遂入奉天至漢中屢以兵食干執事者後長安李懷光踵叛關中公私饑李馬渾兵十餘萬計日餉食有司因請授處士岳州巴陵尉

繫職於饋運間後四遷至揚州士曹參軍至元和初以母喪去職哀哭濱死終喪因曰汚吾跡二十餘年者食豐衣鮮以有養也今可以行吾志也乃於灞陵東坡下得水樹以居之相國杜公黃裳在蒲津相國張公宏靜在幷州大梁渾尚書鎬在易定潘侍郎孟陽在蜀之東川司徒薛公苹在鄭滑皆挈卑詞幣馬至門曰處士不能一起助我爲治乎皆以疾辭長慶初桂府觀察使杜公凡兩拜章乞爲梧州刺史詔因授之衆皆曰今黃家洞賊熾邕容兵連敗縮首不出猶鼎鼈耳交阯殺都護復旱亂相仍朝廷豈捐

此三處不以公治之而久置公爲梧守耶處士慘而讓祇以疾辭解訖不言其他爾後人知其堅不可復動矣田三百畝菓蔬占其一捽墾辛苦不受人一錢惠朝之名士多造其廬未嘗以栖退超脫之高露於言色溫敬畏下如勇於仕進者論及當代利病活人綏邊之策必亹亹盡吐冀達於在位者至於安危機鍵之語默不出口尢不信浮圖學有言者必約其條目引六經以窒之曰是乃其徒盜夫子之旨而爲其辭是安能自爲之善圖山水狀鑒者比之朱審王維之儔鄉里百家鬬訴吉凶一來決之凡三十六

年無一日不自得也以會昌元年十一月某日卒年七十九以某月日歸葬於華陰縣先人之墓處士嘗曰相國劉公晏不急征不橫賦承亂亡之餘食數十萬兵者二十餘年斯過蕭何遠矣每長短校量今古富人強國之術我烈祖司徒岐國公丞相趙國公李公當貞元元和時儒學術業冠天下每與處士語未嘗不嗟嘆其才恨其尚壯不可屈以仕優禮接之嗚呼賢哉銘曰

不見可欲使心不亂古之作者窮栖自斷子伯子至王霸久卧向栩相趙馬良車煥子夏高弟心中交戰處士之居

落青門畔文駟連羈繡軒交貫危冠自喜前縈後絆言訖揖去一如不見我齒未衰誰知已知岐公主師見必迎喜語必移時論兵計食屈指無遺功名富貴不能鈞之諸侯六辟南服一麾笑而不答亦無是非三百畝田百實滋繁三十六年食具衣完今其去矣誰知其端嗚呼賢哉

唐故岐陽公主墓誌銘

憲宗皇帝即位八年出嫡女冊封岐陽公主下嫁于今工部尚書判度支杜公悰始憲宗時宰相權德輿有壻獨孤郁爲翰林學士帝愛其才因命宰相曰我嫡女旣笄可嫁

德輿得壻獨孤郁我豈不得耶可求其比後丞相吉甫進
言曰前所奉詔臣謹搜其人因名我烈祖司徒岐公曰有
孫兒悰年始弱冠有德行文學秀朗嚴整臣嘗爲司徒吏
熟其家事官族世婚習尚守治臣一皆忖度疑悰可以奉
詔帝卽名尚書見與語大悅授殿中少監服章金紫以元
和八年某月日主下嫁于杜氏上御正殿禮畢由西朝堂
出節幡鼓鐸儀物畢備引就昌化里賜第上御延喜樓駐
止主輪尚書及賓侍酒食金帛奏內樂降嬪御送行賜第
堂有四廡繢椽藻櫨丹白其壁派龍首水爲沼主外族因

請願以尚父汾陽王大通里亭沼爲主別館當其時隆貴
顯榮莫與爲比主實憲宗皇帝嫡女穆宗皇帝母妹敬宗
皇帝今天子親姑尚父汾陽王子儀外曾孫太皇太后始
以正妃事憲宗以太后太皇太后養愛三朝凡四十年德
厚慈恕化充六宮主以一女之愛降于杜氏逮事舅姑杜
氏大族其他宜爲婦禮者不翅數十人主卑委怡順奉上
撫下終日惕惕屏息拜起一同家人禮度二十餘年人未
嘗以絲髮間指爲貴驕始與尚書合謀曰上所賜奴婢卒
不肯窮屈奏請納之上嘉歎許可因錫其直悉自市寒賤

可制指者自是閉門落然不聞人聲尚書讀書考今古治
亂主職婦事承奉夫族時歲獻饋吉凶賻助必親自經手
池塞館陊闢毬塲種樹不數十年搢紳閒雜然稱尚書有
賢婦尚書旋出爲澧州刺史主後尚書行郡縣閨主且至
殺牛羊犬爲數百人供具主至從不二十人六七婢乘驢
闒茸約所至不得肉食驛吏立門外舁飯食以返不數日
閭閻于京師衆諠說以爲異事尚書在澧州三年主始入
後出中間不識刺史廳𡉀尚書治澧州考治行爲天下第
一後爲大司徒京兆尹鳳翔節度使朝廷屈指比數以爲

凡有中外重難非尚書不可主賢益彰雖至宮闈貴號亦
加尊敬姑涼國太夫人寢疾比喪及葬主奉養蚤夜不解
帶親自嘗藥粥飯不經心手一不以進既而哭泣哀號感
動他人尚書後爲忠武軍節度使所治許州創爲節度府
五十年南迫於蔡屋室卑庳主居無正堂處東支屋恬然
六年許軍彊雄且撐劇冦自始多用武臣治各出己部曲
家人疵政弛法習爲循常有司用比邊障遠地擲置不問
民亦甘心尚書再治之老民相率兩走闕下遮丞相馬叩
頭乞留請樹生祠及詔追去攀轅攜扶哭於道路尚書治

外主治內尚書所至必稱蔚蔚爲名公偉人主實有內助焉穆宗以太皇太后敬主尤爲親信俯首益卑車服侍使愈自貶抑覲謁溫凊外口不言他事訖穆宗朝人不以親貴稱當貞元時德宗行姑息之政王武俊王士眞張孝忠子聯爲國壻憲宗初寵于頔來朝以其子配以長女皆挾恩佩勢聚少俠狗馬爲事日截馳道縱擊平人豪取民物官不敢問戚里相尚不以爲窮弱自主降于尚書壁絕外之初怒中笑後皆敬畏累聖亦指示主德以誡警之至于今以主尚書顯重于中外戚里亦皆自檢斂隨短長爲善

於是舊俗滅不復有尚書自許奉急追詔主有疾小愈強
不肯留曰去朝興慶宮縱死於道吾無恨以開成二年十
一月某日薨於汝州長橋驛享年若干上廢朝三日其年
十二月某日主喪至京師比及葬兩宮弔問相繼於道開
成三年某月日上御正殿詔丞相嗣復攝中書令正衛宣
冊謚曰莊淑大長公主某年某月日祔葬於萬年縣洪原
鄉少陵原尚書先塋禮也生男二人長曰輔九年十歲次
曰楊十始二歲女二人某於尚書爲從父弟得以實銘銘
曰

章武皇帝唐中興主刑于正妃教及嫡女婉婉帝子下嫁時賢影逐響答隨順纒綿杜氏大族枝蔓蟬聯上有舅姑高堂儼然螭綬龜章玉佩金軒養色悅意待後承前人不我貴我敬我虔始終盡禮大小周旋餘二十年誰與間言貴不名驕富不期侈是此四者倏相首尾自古名士或泥於此孰謂帝子超脫擺棄婦職是勤夫言是指池荒館侈屛外不履淑德柔風天下傾耳宜乎壽考歸女婚子不錫全祉孰提神紀幽石有誌顯筆有史流于千祀

唐故銀青光祿大夫檢校禮部尚書御史大夫充

浙江西道都團練觀察處置等使上柱國清河
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贈吏部尚書崔公行狀

公曾祖綜皇任醴泉縣令祖佶皇任太子中允贈右散騎常侍父陲皇任檢校吏部郎中兼御史中丞袁州刺史贈太師公諱鄲字廣略威儀秀偉神氣深厚卽之如鑒望之如春既冠識者知不容於風塵矣貞元十二年中第十六年平判入等授集賢殿校書郎陝虢觀察使崔公琮願公爲賓而不樂之挈辭載幣使者數返公徐爲起之且曰不闕上聞攝職可也受署爲觀察巡官後轉京兆府鄠縣尉

遷監察御史殿中侍御史刑部員外丁邠國太夫人憂杖而能起人有聞焉外除拜吏部員外郎判南曹事千人百族必應進而進公親自掞格肖法必留尸程必黜每懸牓舉牘富室權家汗而仰視不敢出口宿吏逡巡縛手係舌願措一奸不能得之凡二年遷左司郎中吏部郎中加朝散大夫旋拜諫議大夫兼知匭使穆宗皇帝春秋富盛稍以畋遊聲色爲事公晨朝正殿揮同列進而言曰十一聖之功德四海之大萬國之衆之治之亂懸於陛下自山以東百城千里昨日得之今日失之西望戎壘距宗廟十舍

百姓憔悴蓄積無有願陛下稍親政事天下幸甚誠至氣直天子爲之動容斂袖慰而謝之遷給事中敬宗皇帝始即位旁求師臣令相國竒章公上言曰非公不可遂以本官充翰林侍講學士命服金紫旋拜中書舍人仍兼舊職侍帝郊天加銀青光祿大夫高承簡罷鄭滑節度使滑人叩闕乞爲承簡樹德政碑内官進曰翰林故事職由掌誥學士上曰承簡功臣允也治吾咽喉地克有善政罷而請紀入人深矣吾以師臣之辭且寵異焉居數月魏博節度使史憲誠拜章爲故帥田季安樹神道碑内官執請亦如

前辭上曰魏北燕趙南控成皐天下形勝地也吾以師臣之辭且慰安焉居數月陳許節度使王沛拜章乞爲亡父樹神道碑内官執請亦如前辭上曰許昌天下精兵處也俗忠風厚沛能撫之吾視如臂吾以師臣之辭而彰其忠孝焉是三者皆御札命公令刻其辭恩禮親重無與爲比歷歲願出守本官辭懇而禮部缺侍郎上曰公可也遂以命之二年選士七十餘人大抵後浮華先材實轉兵部侍郎今上即位四年公亟請於丞相閣曰願得一方疲人而治之除陝虢觀察使兼御史大夫先是陝之官人人必月

尅俸錢五千助輸貢于京師者歲至八十萬公曰官人不能贍私安能卹民吾不能獨治安可自封卽以常給廉使雜費下至于鹽酪膏薪之品十去其九可得八十萬歲爲代之官人感悅隨治短長不忍爲欺萬國西走陝實其衝復有江淮梁徐許蔡之戍兵北出朔方上郡回中汧隴閒踐更往來不虛一時民之供億吏須必應生活之具至于鉼缶匕匙常碎於四方之手公曰此猶束炬以焚民也於是節宴賞截浮費凡金漆陶木絲枲之用悉爲具之可饗數千人民一不知復有詔旨支稅粟輸大倉者歲數萬斛

始斂民也遠遠近近就積佛寺終輸于河復籍民而載之民之巨牛大車半頓于路前政咸知之計不能出公曰管仲曰粟行五百里民有飢色斯言粟重物也不可推遷民受其獘況今迂直之計有不翅習試五百里乎公乃大索有無親執籌而計之北臨黃河樹倉四十間穴倉爲漕下注于舟因隙賞直不敗時務自此壯者斛幼者斗負挈槖褁委倉而去不知有輸他境之民越逸奔走輧軫爭闞願爲陝民政成化行上國下國吏口讚頌凡二年改岳鄂安黃蘄申等州觀察使饗山帶江三十餘城繚繞數千里洞

庭百越巴蜀荆漢而會注焉五十餘年北有蔡盜於是安鎖三關鄂練萬卒皆傖楚善戰寢有戰風稱爲難治有自來矣公始臨之簡服伍旅修理械用親之以文齊之以武大創廳事以張威容造蒙衝小艦上下千里武士用命盡得羣盜公曰劫于水者以盡殺爲習雖值童耆而無捨焉比附他盜刑不可等於是一死之内必累加之盜相誡曰公之未去勿觸其境然後黜弃奸冒用公法也升陟廉能用公舉也撫護窮約用公惠也豪商大賈不得輕役不得隱田父子兄弟不得同販于闤境之内有餘不足自公而

均復建立儒宮置博士設生徒廩餼必具頑惰必遷敬讓之風人知家習八年秋江水漲溢公曰安得長堤而禦之言訖軍士齊民雲鍤雨杵一揮立就令行恩結有如此者千里之內如視堂廡雖僻左下里歲臘男子必以雞黍賀饋女子能以簪瑱相問遺富樂歡康肩於治古凡五年遷浙江觀察使加禮部尚書公曰三吳者國用半在焉因高爲旱因下爲水者六歲矣輕賦兵役不減於民上田沃土多歸豪強苟悅所謂公家之惠優於三代豪強之酷甚於亡秦今其是也於是料民等第籍地沃瘠均其征賦一其

徭役經費宴賞約事裁節民有宿逋不可減於上供者必代而輸之誠禱山川歲獲大稔復曰衣冠者民之主也自艱難已來軍士得以氣加之商賈得以財侮之不能自奮者多栖於吳土遂立延賓館以待之苟有一善必接盡禮因訪里閭益知民之疾苦隨以治之纔逾朞歲而吳民復振開成元年十月二十日薨於治所多士相弔曰使公相天子貞觀開元之俗可期而見也豈公不幸實生民之不幸也主上痛悼輟朝一日贈吏部尚書公生得靈和自千名立朝爲公卿爲侯伯未嘗須臾間汲汲牽率欲顯名于

合道而仁義忠信明智恭儉欝積發溢自然相隨不立約結而善人自親不設溝壘而不肖自遠不志於榮達而官位自及公内外閥閱源派清顯拔於甲族而復甲焉親昆仲六人皆至達官公與伯兄季弟五司禮闈再入吏部自國朝已來未之有也上至公相方伯下及再命一命幕府陪吏之屬徧滿内外皆公門生公俯首益恭如孤臣客卿惕惕而多畏也自爲重鎮苞苴金幣之貨不至權門親戚故舊周給衣食畢其婚喪悉出俸錢不以家爲在家怡然未嘗訓勉子弟自化皆爲名人居室卑庳不設步廊賓至

值雨則張蓋躡屐而就于外位初鎮于陝或束挺經月不鞭一人至于驛馬令五歲幸全則爲代之著爲定制曰致一物於必窮之地君子不爲其爲仁愛而臻於此及遷鎮鄂渚嚴峻刑法至于誅罰未嘗貰一等後一刻或問於公曰陝鄂之政不一俱臻於治何也公曰陝之土塉民勞吾撫之不暇尚恐其驚鄂之土沃民剽雜以夷俗非用威刑莫能致理政貴知變蓋爲此也聞者服焉嗚呼公之德行材器眞哲人君子沒而不朽者也易名定謚爲國常典敢書先烈達于執事附于史氏云爾謹狀

唐故尚書吏部侍郎贈吏部尚書沈公行狀

公曾祖某皇任泉州司戸參軍祖某皇任婺州武義縣主簿贈屯田員外郎父某皇任尚書禮部員外郎贈太子少保公諱某字某明春秋能文攻書未冠知名我烈祖司徒岐公與公先少保友善一見公喜曰沈氏有子吾無恨矣因以馮氏表甥女妻之貞元末舉進士時許公孟容爲給事中權文公爲禮部侍郎時稱權許進士中否二公未嘗不相聞於其間者其年禮部畢事文公詣許曰亦有遺恨曰爲誰曰沈某一人耳許曰誰家子某不之知文公因具

言先少保名字許曰若如此我故人子後數日徑詣公且
責不相見公謝曰聞於丈人或援致中第是累丈人公舉
矣某孤進故不敢自達許曰如公者可使我急賢詣公不
可使公因舊造我明年中第文公門生七十人時人比公
爲顏子聯中制策科授太子校書鄠縣尉直史館左拾遺
左補闕史館修撰翰林學士歷尚書司門員外郎司勲兵
部郎中中書舍人命服朱紫時穆宗皇帝親任學士時事
機祕多考決在内必取其長循爲宰相公密補宏多同列
每欲面陳拜章互來告公必取規議用爲進退歲久當爲

其長者凡再公皆逡巡不就上欲面授之公奏曰學士院長參議大政出爲宰相臣自知必不能爲凡宰相之任非能盡知天下物情苟爲之必致敗撓況今百姓甚困燕趙適亂臣以死不敢當願得治人一方爲陛下長養之因出稱疾特降中使劉泰倫起之公稱益篤故相國李公德裕與公同列友善亦欲公之起辭說甚切公終不出因詔以本官兼史職出歸綸閣久處密近思效用於外懇請於丞相不已由是出爲湖南觀察使兼御史大夫凡二歲轉爲人困事繁惡易滋長官人調授少得防寬疎通蹊徑人情

物理無不曲盡吏欲爲欺於此照驗之端必明於彼民有未伸於彼開張之路必在於此亹亹循環皆極根本尤重刑罰杖十五至死者每有一犯必具獄斷刑之後徧示幕府吏雖十人有一人以爲小未可者必再詳究經費遊宴約事裁節歲有水旱不可減于常貢者必爲代之江西宣州聯歲水災所貸萬計公善養情性自居方伯生殺之任喜怒好惡是四者閉覆渾然雖終歲伺之不見毫髮故黜吏欲賊公之所向高下其事終不可得每處一事未嘗不從容盡理故所至之處富庶懽康理行第一每去任人吏

泣送出境不絕自宣城入爲吏部侍郎二年考覈搜舉品第倫比時稱精能守物之望屬於僉議公每顧用所長復理於外及薨於位知與不知莫不相弔上悼惜輟朝一日贈吏部尚書公與先少保俱掌國史撰憲宗實錄未竟出鎭河南詔以隨之成於理所時論榮之公生得靈粹沛然而仁自幼及長未嘗須臾間汲汲聳率欲及於道溫良恭儉明智忠信內積外溢自然相隨自布衣至於達宦凡所交友皆當時名公獎美所長復救所不及三十年間無有𢹂間者公常居中雖有重名每苦於飢寒兩求廉鎭時宰

許之皆先要公曰欲用某爲從事可乎公必拒之至有怒者公曰誠如此願息所請故二鎭幕府皆取孤進之士未嘗有吏一人因權勢入嘗擇邸吏尹倫懃滯闒事寮佐皆患之因請易之公曰某出京師面誡倫曰止可闒事不可多事是倫適能如此受不虛矣故二鎭號爲富饒凡十年間權勢貴倖之風不及於公耳苞苴寶玉之賂亦不至於權門雖有怒者亦不敢以言議公公然侵公其爲守道自得皆如此類在家無杖笞呵責家人自化兄弟甥姪雖絕服者入門飲食衣服指使其奴婢無二等親戚故舊周給

所得皆出俸錢不以家爲於京師開化里致第價錢三百萬訖二鎭牽率滿之及在牀之日周身之飾易以任器京師士人雜然言議以爲非今日之有指爲異事嗚呼公之德行可以稱古君子矣牧分實通家義推先執復以孱昧叨在賓席幼熟懿行長奉指敎泣涕撰記以備遺闕以附于史氏云爾謹狀

張保皐鄭年傳

新羅人張保皐鄭年者自其國來徐州爲軍中小將保皐年三十鄭年少十歲兄呼保皐俱善鬪戰騎而揮槍其本

國與徐州無有能敵者年復能沒海履其地五十里不噎
角其勇健保皐差不及年保皐以齒年以藝常齟齬不相
下後保皐歸新羅謁其王曰遍中國以新羅人爲奴婢願
得鎭清海使賊不得掠人西去其王與萬人如其請自大
和後海上無鬻新羅人者保皐既貴於其國年錯寞去職
飢寒在泗之漣水縣一日言於漣水戍將馮元規曰年欲
東歸乞食於張保皐元規曰爾與保皐所挾何如奈何去
取死其手年曰飢寒死不如兵死快況死故鄉耶年遂去
至謁保皐保皐飲之極歡飲未卒其國使至大臣殺其王

國亂無主保皐遂分兵五千人與年持年泣曰非子不能平禍難年至其國誅反者立王以報王遂徵保皐爲相以年代保皐天寶末安祿山亂朔方節度使安思順以祿山從弟賜死詔郭汾陽代之後旬日復詔李臨淮持節分朔方半兵東出趙魏當思順時汾陽臨淮俱爲牙門都將將萬人不相能雖同盤飲食常睇相視不交一言及汾陽代思順臨淮欲亡去計未決詔至分汾陽兵東討臨淮入請曰一死固甘乞免妻子汾陽趨下持手上堂偶坐曰今國亂主遷非公不能東伐豈懷私忿時耶悉召軍吏出詔書

讀之如詔約束及別執手泣涕相勉以忠義訖平劇盜實
二公之力知其心不叛知其材可任然後心不疑兵可分
平生積忿知其心難也忿必見短知其材益難也此保皐
與汾陽之賢等耳年投保皐必曰彼貴我賤我降下之不
宜以舊忿殺我保皐果不殺此亦人之常情也臨淮分兵
詔至請死於汾陽此亦人之常情也保皐任年事出於己
年且寒饑易爲感動汾陽臨淮平生抗立臨淮之命出於
天子㩁於保皐汾陽爲優此乃聖賢遲疑成敗之際也彼
無他也仁義之心與雜情並植雜情勝則仁義滅仁義勝

則雜情銷彼二人仁義之心旣勝復資之以明故卒成功世稱周召爲百代人師周公擁孺子而召公疑之以周公之聖召公之賢少事文王老佐武王能平天下周公之心召公且不知之苟有仁義之心不資以明雖召公尚爾況其下哉語曰國有一人其國不亡夫亡國非無人也丁其亡時賢人不用苟能用之一人足矣

竇烈女傳

烈女姓竇氏小字桂娘父良建中初爲汴州戸曹掾桂娘美顏色讀書甚有文李希烈破汴州使甲士至良門取桂

娘以去將出門顧其父曰愼無戚必能滅賊使大人取富貴於天子桂娘旣以才色在希烈側復能巧曲取信凡希烈之密雖妻子不知者悉皆得聞希烈歸蔡州桂娘謂希烈曰忠而勇一軍莫如陳先奇其妻竇氏先奇寵且信之願得相往來以姊妹敘齒因徐說之使堅先奇之心希烈然之桂娘因以姊事先奇妻嘗間曰爲賊兇殘不道遲晚必敗姊宜早圖遺種之地先奇妻然之興元元年四月希烈暴死其子不發喪欲盡誅老將校以卑少者代之計未決有獻含桃者桂娘白希烈子請分遺先奇妻且以示無

事於外因爲蠟帛書曰前日已死殯在後堂欲誅大臣須自爲計以朱染帛丸如含桃先奇發丸見之言於薛育育曰兩日希烈稱疾但怪樂曲雜發晝夜不絕此乃有謀未定示暇于外事不疑矣明日先奇薛育各以所部兵譟於牙門請見希烈希烈子迫出拜曰願去僞號一如李納先奇曰爾父悖逆天子有命因斬希烈及妻子函七首以獻暴其尸於市後兩月吳少誠殺先奇知桂娘謀因亦殺之

請試論之希烈婦桂娘者但劫之耳希烈僭而桂娘妃復寵信之於女子心始終希烈可也此誠知所去所就逆順

輕重之理明也能得希烈權也姊先奇妻智也終能滅賊
不顧其私烈也六尺男子有祿位者當希烈叛與之上下
者眾矣豈才力不足耶蓋義理苟至雖一女子可以有成
大和元年予客遊涔陽路出荆州松滋縣攝令王淇爲某
言桂娘事淇年十一歲能念五經舉童子及第時年七十
五尚可日記千言當建中亂希烈與李納田悅朱泚朱滔
等僭詔書檄爭戰勝敗地名人名悉能記之聽說如一日
前言實良出於王氏實淇之堂姑子也

燕將錄

譚忠者絳人也祖瑤天寶末令內黃死燕寇忠豪健喜兵始去燕燕牧劉濟與二千人障白狼口原注山名契丹路後將漁陽軍晝范陽元和五年中黃門出禁兵伐趙魏牧田季安令其徒曰師不跨河二十五年矣今一旦越魏伐趙趙誠虜魏亦虜矣計爲之柰何其徒有超佐伍而言曰願借騎五千以除君憂季安大呼曰壯夫哉兵決出格沮者斬忠其時爲燕使魏知其謀乃入謂季安曰某之謀是引天下之兵也何者往年王師取蜀取夏䇲不失一是相臣之謀今王師越魏伐趙不使耆臣宿將而專付中臣不輸天下

之甲而多出禁甲君知誰爲之謀此乃天子自爲之謀欲將誇服於臣下也今若師未叩趙而先碎於魏是上之謀反不如下且能不恥於天下乎既恥且怒於是任智畫策仗猛將練精兵畢力再舉涉河鑒前之敗必不越魏而伐趙校罪輕重必不先趙而後魏是上不上下不下當魏而來也季安曰然則若之何忠曰王師入魏君厚犒之於是悉甲壓境號曰伐趙則可陰遺趙人書曰魏若伐趙則河北義士謂魏賣友魏若與趙則河南忠臣謂魏反君賣友反君之名魏不忍受執事若能陰解陴障遺魏一城魏得

持之奏捷天子以爲符信此乃使魏北得以奉趙西得以爲臣於趙爲角尖之耗於魏獲不世之利執事豈能無意於趙乎趙人脫不拒君是魏霸基安矣季安曰善先生之來是天眷魏也遂用忠之謀與趙陰計得其堂陽（原注縣名屬冀州）忠歸燕謀欲激燕伐趙會劉濟合諸將曰天子知我怨趙令命我伐之趙亦必大備我伐與不伐孰利忠疾對曰天子終不使我伐趙趙亦不備燕劉濟愁曰爾何不直言濟以趙叛命忠繫獄因使人視趙果不備燕後一日詔果來曰燕南有趙北有胡胡猛趙孱不可捨胡而事趙也燕

其爲予謹護北疆勿使予復挂胡憂而得專心於趙此亦燕之功也劉濟乃解獄名忠曰信如子斷矣何以知之忠曰潞牧盧從史外親燕內實忌之外絕趙內實與之此爲趙畫曰燕以趙爲障雖怨趙必不殘趙必不爲備一旦示趙不敢抗燕二且使燕獲疑天子趙人既不備燕潞人則走告于天子曰燕厚怨趙今趙見伐而不備燕是燕反與趙也此所以知天子終不使君伐趙趙亦必不備燕劉濟曰今則奈何忠曰燕孕怨天下無不知今天子伐趙君坐全燕之甲一人未濟易水此正使潞人將燕賣恩於趙敗

忠于上兩皆售也是燕貯忠義之心卒滐私趙之口不見德於趙人惡聲徒嘈嘈於天下耳唯君熟思之劉濟曰吾知之矣乃下令軍中曰五日畢出後者醢以狥濟乃自將七萬人南伐趙屠饒陽束鹿原注二縣屬深州殺萬人暴卒于師濟子總襲職忠復用事元和十四年春趙人獻城十二原注德州管平原安陵長河棣州管猒次滴河陽信樀平昌將陵蒲臺渤海冬誅齊三分其地忠因說總曰凡天地數窮合必離離必合河北與天下相離六十年矣此亦數之窮也必與天下復合且建中時朱泚搏天子狩畿甸李希烈僭于梁王武俊稱趙朱滔稱冀田

悅稱魏李納撕齊郡國往往弄兵者低目而視當此之時可爲危矣然天下卒於無事自元和已來劉闢守蜀棧道劍閣自以爲子孫世世之地然甲卒三萬數月見羈李錡橫大江撫石頭全吳之兵不得一戰反束縛帳下田季安守魏盧從史守潞皆天下之精甲駑趙爲騎鼎立相視可爲強矣然從史繞塹五十里萬戟自護身如大醉忽在檻車季安死墳杵未收家爲逐客蔡人被重葉之甲圓三石之弦持九尺之刃突前跳後卒如搏雞一可支百者累數萬人四歲不北二三可爲堅矣然夜半大雪忽失其城齊

人經地數千里倚渤海墻泰山塹大河精甲數億鈴其阬可爲安矣然兵折於潭趙原注地名鄆西六十里首竿於都市此皆君之自見亦非人力所能及蓋上帝神兵下來誅之耳今天子臣謀纖計必平章於大臣鋪樂張獄未嘗戴星徘徊顛玩之臣顏滟不展縮衣節口以賞戰士此志豈須臾忘於天下哉今國兵駸駸北來趙人已獻城十二助魏破齊唯燕未得一日之勞爲子孫壽後世豈能怗怗無事乎吾深爲君憂之總泣且拜曰自數月已來未聞先生之言今者幸枉大教吾心定矣明年春劉總出燕卒于趙忠護總

喪未數日亦卒年六十四官至御史大夫忠弟憲前范陽安次令持兄喪歸葬于緱常往來長安開元年孟夏某遇於馮翊屬縣北徼中因吐其兄之狀某因直書其事至於褒貶之間俟學春秋者焉

黃州准赦祭百神文

會昌二年歲次壬戌夏四月乙丑朔二十三日丁亥皇帝御宣政殿百辟卿士稽首再拜敢上仁聖文武至神大孝尊號於皇帝受冊禮畢御丹鳳樓因大赦天下咸告天下刺史宜祭境內神祇有益於人者可抽常所上賦以備供

具牧爲刺史實守黃州夏六月甲子朔十八日辛巳伏准
赦書得祭諸神因爲文稱讚皇帝功德用饗神云皇帝嗣
帝天飭天付前壬申年坐統大業慈仁寬恩聖明文武或
曰誅殛曰我父母譬彼嬰兒豈不可恕或曰畋遊苑大林
深嗜嘐跳突于毛萬羽豹裂鵰擒其樂無伍皇帝曰不匪
我不知言豈假汝未撫四夷未考百度天地宗廟未陳籩
簋如寐未寤如痒未愈斥退狗馬未可以御或曰酒飲順
氣完神莫習樂工自祖自父瑤簪繡裾于萬侍女酧以觥
爭助之歌舞富貴四海不樂何若皇帝曰不如聞四海蝗

蔽田畝或曰亢旱或曰淫雨稚老孤寡未盡得所聞一有
是首不能舉乃拔俊良乃登耆老夕思朝議依規約矩詳
刑定法深刻不取標揭典制酌之中古遠師太宗近法憲
宗怵慄恐惟不治是懼四國既平六職攸序黍稷稻粱嘔
啞俯僂父子供養嬰兒撫乳萬里齊俗實皇帝力緊眠而
食罔知其故皇帝乃曰予見郊廟嚴法物旃旐旗五帝坐
壇百神立岵嵬巍肸蠁捧爵是醮海外天內戎狄蠻夷奇
服異貌伏于除外懽喜叫噪迴御丹鳳大赦四海改元會
昌滅論有罪紹功嗣德搜剔幽昧寒暑合節風輕雨碎轂

溢陳菌蓄繁腯大東南西北限岸疊紀無有頓憚不識災
害三事大夫邦伯諸侯曰皇帝德古不能侔謳歌謠詠安
能可稱百工庶人亦有聚謀拜章口呼願上大號神聽天
聞欲揚宏休皇帝曰無功不可虛受懇請不已出涕叩頭
皇帝不能止曰予慚羞日因大赦惟新九州不窮不詐不
飢不偷有窮有饑實吏之尤予實天吏許之省修約束敎
誡纖悉丁寧品類細偉各當源流皇帝曰俞股肱耳目誠
示竭力寒暑風雨宜神是酬匪神之力其誰能謀凡爾守
土各報爾望剝烹羹胾無愛羊牛天下聞命奔走承事牧

實遭遇亦忝刺史齋齋惕慄淵谷臨墜視牲啟毛濯爵置
冪不委下吏餚羞具潔罔有不備衣冠待曉坐以假寐步
及神宇蹐足屏氣神實在前敬恭跪起詩不云乎皇天上
帝伊誰云憎天憎罪人天可指視止殃其身豈可傍熾刺
史有罪可病可死其身未塞可及妻子無作水旱以及閭
里皇帝仁聖神祇聰明唱和符同相為表裏黄治雖遠黄
俗雖鄙皇帝視之遠近一致洋洋在上實提人紀無負皇
帝自作羞愧月惟孟夏日惟辛巳實神降祉神如有言我
答皇帝寒暑風雨其期必致瘥癘水旱永永止弭爾為官

人勉其爾治某敬再拜汗流霑地

祭城隍神祈雨文

下土之人天實有之五穀豐實寒暑合節天實生之也苗房甲而水湮之苗秀好而旱莠之饑即必死天實殺之也天實有人生之孰敢言天之仁殺之孰敢言天之不仁刺史吏也三歲一交如彼管庫敢有其寶玉如彼傳舍敢治其居室東海孝婦吏冤殺之天實冤之殺吏可也東海之人於婦何辜而三年旱之刺史性愚治或不至厲其身可也絕其命可也吉禍殃惡止當其身胡為降旱毒彼百姓

謹書誠懇本之於天神能格天爲我申聞

第二文

牧爲刺史凡十六月未嘗爲吏不知吏道黄境隣蔡治出武夫僅五十年令行一切後有文吏未盡削除伏臘節序牲醪雜須吏僅百輩公取於民里胥因縁侵竊十倍簡料民費半於公租刺史知之悉皆除去鄉正村長強爲之名豪者尸之得縱強取三萬戶中多五百人刺史知之亦悉除去璽絲之租兩耗其二銖稅穀之賦斗耗其一升刺史知之亦悉除去吏頑者笞而出之吏良者勉而進之民物

吏錢交手於市小大之獄面盡其詞棄於市者必守定令人戶非多風俗不雜刺史年少事得躬親苴抉其根矣苗去其莠矣不侵不蠹生活自如公庭晝日不聞人聲刺史雖愚亦曰無過縱使有過力短不及恕亦可也殺亦可也穉老孤窮指苗燃鼎將穗秀矣忍令萎死以絕民命古先聖哲一皆稱天舉動行止如天在旁以爲天道仁卽福之惡卽殺之孤窮卽憐之無過卽遂之今旱已久恐無秋成謹具刺史之所爲下人之將絕再告於神神其如何

祭木瓜山神文

維會昌六年歲次丙寅某月某日某官敬告于木瓜山之神惟神聰明格天能降雲雨郡有災旱必能救之前後刺史祈無不應去歲七月苗將萎死禱神之際甘雨隨至穡然凶歲化爲豐年仰神之靈感神之德願新祠宇以崇祭祀今易卑庳變爲華敞正位南面廟貌嚴整風雷雲雨師伯必備侍衛旗戟羅列森然惟神繫雲在襟貯雨在缶視人如子渴卽與之不容凶邪不降疾疫千萬年間使池之人敬仰不怠伏惟尚饗

祭故處州李使君文

維會昌五年歲次乙丑某月日池州刺史杜牧謹遣軍事押衙王鏵謹以清酌庶饈之奠敬致祭于亡友李君起居之靈憶昔相遇兩未生鬚京師衆中跡猶甚疎一言道合盡寫有無我於宣城忝跡賓吏君隨幕府東下繼至復與友人故薛子威邂逅適願如相爲期放論劇談各持是非攻強討深張矛彀機怒或𧖴赫終成笑嬉於後七年君拜左史來蜀西川我官補闕云愧我先拜章請代蓋私我焉我有家事乞假南來循行里第君出離杯令弟在席恣爲詼諧耳熱膺張觥聯相欬我歸墜馬一支幾摧君來我坐

側倚旁猥持觴酸吟戲口猶開云君我殺以酒相加忌我之才及我南去君刺池陽我守黄岡葭葦之塲惟君書信前後相望辭意纖悉勉我自強律我性情補短裁長一函每發沈憂弃忘幸會交代泝檝若飛江山九月凉風滿衣爲别幾時多少懽悲志業益廣不可窺知長人之術首爲吏師縱酒十日舞袖傲垂語公之餘且及其私許以季女配我長兒莫云稚齒可以指期各負少壯輕後會時寓居宣城書札日馳一疾不起訃來猶疑嗚呼哀哉惟先僕射儉德冠古凡二十年四領茅土所至所治曰人父母官俸

餘半委虛不取京師里第蓬芽數畝慶餘生君曰天酧補何聰明才智兮不使施爲何付與之多兮折之何暴天陽地陰高厚相侔上有河漢鈲天横流百刻晝夜平分不饒鮫不陰晦一月幾朝二男三女俗率如此三男二女無有其地君子小人鼻目並列與小人校會無百一於百一中以秀奪實凡稟陰陽生於其間陽常不勝賢者宜艱自古皆然欲復何言撫孤一弔拍棺一哭咫尺不遂涕下相續期於沒齒盡力嗣子嗚呼哀哉伏惟尚饗

祭周相公文

維大和五年歲次辛未七月辛未朔八日戊寅故吏朝議郎知湖州諸軍事守湖州刺史杜牧謹遣軍事押衙司馬素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故相國僕射贈司徒周公之靈伏惟相公之道徧於天下至如牧者受恩叢深爰自稚齒即蒙顧許及在宦途援挈益至會昌之政柄者爲誰忿忍陰汙多逐良善牧實忝幸亦在遣中黄岡大澤葭葦之場繼來池陽棲在孤島僻左五歲遭逢聖明收拾冤沈誅破罪惡牧於此際更遷桐廬東下京江南走千里曲屈越嶂如入洞穴驚濤觸舟幾至傾沒萬山環合才千餘家

夜有哭鳥晝有毒霧病無與醫飢不兼食抑瘖偪塞行少
臥多逐者紛紛歸軫相接唯牧遠棄其道益艱相公憐憫
極力撤拔爰及作相首取西歸授之名曹帖以重職號國
太子絳市諜人死而復生未足爲喻旌旆西去拜於都門
賢士大夫無不攀惜皆曰相公事君盡忠保道輕位大張
公室盡閉私門彼由徑者跛倚不進天下賢彥明知所趣
重德壯年衆期再入牧守吳興繼奉手示但云休退不言
疾恙訃問忽至慟哭問天嗚呼蒼生未濟而喪我相爲蒼
生慟豈獨私恩想像音容思惟恩紀期於令嗣可以効死

吳洛相遠踰於二千無因拜柩見歸九泉哭送使者致誠奠筵伏惟尚饗

祭龔秀才文

維大中五年歲次辛未五月朔二日湖州刺史杜牧謹遣軍事十將徐良敬致祭于故龔秀才之靈死者生之極折脛而夭復死之極言於前定莫得而推出於偶然魂其寃哉鄉里何在骨肉何人卞山之南可以栖魂嗚呼哀哉伏惟尚饗

欽定全唐文卷七百五十七目錄

崔黯

黯字直卿大和二年進士開成初爲青州從事入爲監察御史遷員外郎會昌中以諫議大夫出爲江西觀察使

乞勑降東林寺處分住持牒

江西觀察使崔黯奏東林寺山秀地靈實爲勝境而寺中莊田錢物各自主持率多欺隱物力稍充者常無涷餒資用不足者盡抱飢寒本立常住全爲衆僧只合同奉伽藍寧容別開户牖供膳但資於私家施利不及於大衆今與

各立條令刻石題記伏慮歲月稍深依前紊亂山深地僻人少公心住持乞降勅處分奉勅依

復東林寺碑

佛之心以空化執智化也以福利化欲仁化也以緣業化妄術化也以地獄化愚刦化也故中下之人聞其說利而畏之所謂救溺以手救火以水其於生人恩亦宏矣然用其法不用其心以至於甚則失其道蠹於物失其道者迷其徒蠹於物者覆其宗皆非佛之以手以水之意也為國者取其有益於人去其蠹物之病則通矣唐有天下一十

四帝見其非理而汰之而持事之臣不以歸元返本以結人心其道甚槃幾爲一致今天子取其益生人稍復其教通而流之以濟中下於是江州奉例詔余時爲刺史前訪兹地松門千樹嵐光熏天蜩嘒湍鳴松籟泠然可别愛而不剪利以時往至是即善而復之民物之困不可横賦得舊僧正言問能復東林乎曰能即斷其髮佳而勉之又命言擇其徒得二十九以隸其下皆心生力完臂股相用言則隨才賦事分命告復所至響應下虔江之木鳩食訪工陶土冶鐵匠成於心授規於手日而不笠雨而不屐爨飪

煮湯優犒執藝若殿若廂若門之三若闕之左右爲檜若講若食若客之館若庫若樓若厨激飛泉而注於鸞鎔之間若梁蜺於武若亭臨於白蓮若僧之房若聖之室若突據勝若卻居幽奇可不尋雅不出位則爲間三百一十三爲架一千八百七十六爲楹爲梁爲棟爲桷爲牖爲闥爲屋之事數爲級塼爲蓋瓦凡役工合六十五萬三百二十八絪緼端明嚴若有主大中六年二月十四日言命以圖及其備錄訪余爲刻石之文且曰自遠公至今若干歲而傳法之地滅矣賴君復之君宜主書其事余則曰復之者

上也主其事而書之於言公不辭余嘗覩晉史見惠遠之
事及得其書其辨若注其言若鋒足以見其當時取舍之
所謂遠師者也吾聞嶺南之山峻而不秀嶺北之山秀而
不峻而廬山爲山峻與秀兩有之五老窺湖懸泉墜天抗
香藥靈鳥閑獸善烟嵐之中恍有絳節白鶴使人觀之而
不能回眸也且金陵六代代促時薄臣以功危主以疑慘
潯陽爲四方之中有江山之美惠遠豈非得計於此而視
於時風耶然鷙者搏攫襲者拘素前入不暇自歎者多則
遠師固爲賢矣是山也以遠師更清遠師也以是山更名

暢佛之法如以曹溪以天台爲號者不可一二故寺以山山以遠三相挾而爲天下具美矣今言師愍佛之法推遠之心修廢之勤任其事不宰其功讓功於義明義明曰余何能言之績也讓功於建省建省曰某何能言之力也讓功於境暢以繙物元諫以衆材清特以播植景仁以化施皆曰某何能言之方也非言不顯義非義不顯言推與讓至於是而不宏大敏固始終一致者未之有也移之於邦國之理何故不成哉銘曰

萬竅怒號羣波猛起刑戮不加仁義莫止有得佛心則滅

諸熾慧以性生性以悟理山增惠臺鑑閧妄軌根深則定葉茂則死可用理人不獨養已戢戢匡峰矯矯惠子梁以崇山津以江水不竭不竭吾道曷已上復其道吾以塞詔惟師正言勤以克肖四五年來休功再紹推能與類類以言妙不曰良能就臻此要山川不改舊物復新誠汝其徒誕將又淪

雍陶

陶字國鈞成都人大和中進士自國子博士出爲簡州刺史

學然後知不足賦 以君子強志然後成立爲韻

士有倦乎耕耘求其典墳每下學以爲已期干祿而事君雖歷三冬詞軋軋而未能足用雖觀百代意歉歉而常如闕聞復得散帙如初攻堅茲始謂尺壁兮易得歎分陰之難止隱居就道欲名垂於千萬年嗜學從師將繼志於二三子當其敦詩說禮存誠自強恃少壯而能勉勵懼老大而有悲傷做覆簣之遺事慕絕編以同芳親賓兮莫往莫來晝夜兮無怠無荒始勵已而功疑誠爲矻矻乃收心而貴復學茫茫豈九流之深豈六義之秘抑由懵學者請益

而尚少雖勤而未至又安得食而求飽困而欲穌忘匡氏之心無蘇君之志由是其意彌堅其業彌專開卷且爾服膺拳然不出户期知萬里不下帷簟止三年欲罷不能所求廣矣大矣以思無益故得藏焉修焉始也儻易足於諛聞無求備乎講究顧羣籍而是棄雖勤師而莫誘若然者足見微功併棄於前洪名疾没於後所以大器不愧晚成時習以資其學殖日就而冀其經明靜而專敝疑而立既勤勤而曾不息又孜孜兮如不及大矣哉學者之心信地芥而必拾

千金裘賦

良冶之子兮不墜舊規製珍裘兮巧意無遺非一狐之成此直千金而在玆蓋以表盛服之麗者舉高價而美之倘以負夠如當市骨之日如將貰酒偏宜買笑之時如疑其選擇亦求粹白資眾毛取羣腋極貍製之狀殊豹飾之跡俾裼襲之有加欲曳婁而無斁紉針既就振領提裳一作生光乍掩孔雀全欺鷫鸘有斯而死不於市衣此而坐不垂堂何必獻武帝之時人來西域受平公之處鳥下東方宜乎在笥見珍滿籝非貴將示美以爰御豈救寒而乃衣時彰

節用乃三十年而尚存俗竟疑奢妍乃十萬軍之所費觀其皓練澌潔輕埃莫沾巾幣之酬猶少外飾之態俄添白影遥臨豈見犬羊之易雪花傍射自宜狐貉之兼爾乃取其諷論其眾亦猶多士補於兖職羣材構於時棟豈比夫告儆於黑貂誇煥於青鳳然則乖惡衣之義生侈服之心旣傷三德之數徒稱千鎰之金所以披鶴氅於王公獨標耿潔焚雉頭於晉帝用戒奢淫況乎衣褐可以備卒歲挾纊足以禦寒夜何勞寶劍併貲豈要驪珠同價委此裘茸之資被乎勤儉之化使狗盜之人盡息其偷詐

殷侑

侑陳州人貞元末五經及第元和中爲桂管觀察使寶歷時拜義昌軍節度使徙天平加右僕射進刑部尚書開成中領忠武軍節度卒年七十二贈司空

請禁度支鹽鐵等官收繫罪人奏

度支鹽鐵轉運户部等使下職事及監察場柵官悉得以公私罪人于州縣獄寄禁或自致房收繫州縣官吏不得聞知動經歲時數盈千百自今請令州縣糾舉據所禁人事狀申本道觀察使具單名及所犯聞奏

請試史學奏

歷代史書皆記當時善惡繫以褒貶垂諭勸戒其司馬遷史記班固范蔚宗兩漢書旨義詳明懲惡勸善亞於六經堪為代教伏惟國朝故事國子學有文史直者宏文館宏文生並試以史記兩漢書三國志又有一史科近日已來史學都廢至於有身處班列朝廷舊章昧而莫知者況乎前代之載焉能知之伏請量前件史科每史問大義一百條策三道義通七策通二以上為及第能通一史者白身請同五經一傳例處分其有出身及前資官應者請同學

究一經別處分其有出身及前資官稍優與處分其三史皆通者請錄奏聞特加獎擢仍請班下兩都國子監任生徒習

請試三傳奏

謹按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行事王道之正人倫之紀備矣故先師仲尼稱志在春秋歷代立學莫不崇尚其教伏以左傳卷軸文字比禮記多較一倍公羊穀梁比尚書周易多較五倍是以國朝舊制明經若大經中經能習一傳卽放冬集然明經爲學者猶十不一二今明經一例冬集人

之常情趨少就易三傳無復學者伏恐周公之微旨仲尼之新意史官之舊章將墜於地伏請置三傳科以勸學者左傳問大義五十條公羊穀梁各問大義三十條策三道義通七以上策通二以上與及第其白身應者請同五經例處分其先有出身及前資官應者請准學究一經例別處分

論崔元武贓罪奏疏

官法不及法律三犯不同即坐其所重元武所犯枉法取受准律枉法十五匹以上絞律疏云即以贓致罪頻犯者

並累科據元武所犯合當入處絞刑

何籌

籌號栖夷子潛江人

唐雲居寺故寺主律大德神道碑銘并序

昔者金人教演西方化流東土神功莫測妙用難窮日月不能擬其明聖賢無以究其奧歷河沙之世界論億劫之修行旣立三乘又開不二執之則纖毫有別契之則絲髮無差共澄菩提俱登解脫巍巍蕩蕩無得而稱末代宗徒隨性而入大德諱眞性俗姓闕氏涿郡范陽人也爰祖及

父晦跡夷名嘉遁林泉勤業皐壠大德逸步孤立介然而
貞性自天鍾議非師得觀色身之假立潛趣眞宗知至道
之可求精修梵行既端清而秉志乃受具以依年薰然律
風輝振前古萬行由茲浸起六事於是齊修堅剛迴持清
淨靡雜狂風雖振寧搖赤箭之莖欲浪徒飄不著青蓮之
色割煩惱之繫利蘊荆鐔斷貪愛之緣銛含切玉而乃聽
讀忘倦慈忍兼習操持勇猛佩服精進非唯二百五十淨
戒洞達元關抑以八萬四千法門游泳眞際則知鴻鵠飛
翔必造雲霄之上龍象趺躍寧留沼沚之間縣是四遠嚮

從一方瞻敬高行苦節時爲美談頃者合寺耆年至於初學同誠壹志請闕一字寺綱大德固執撝謙抑而不許乃曰雲山異境禪律雜居若非通明何以悅衆大德曰顧無揵連統衆之術且乏耒田乞地之功凡練紀綱必資德業非安於巳不利于人寺衆愈堅其辭志不可奪乃唱言曰佛刹戒嚴固難條貫考詳視履非上德而誰師之不從吾將安附三請而後許之四衆欣然合寺相賀大德至性平等慧用圓明規繩旣陳高卑自序奉精勤以敬策墮慢以嚴共樂推誠咸稱悅服遂使施財者松門繼踵賫供者溪路

相望佛宇益崇常住滋贍是知道行高而歸依雲赴福德

具而感應響從又以巾錫之餘牀榻之外嘗於本院别起

道塲請高行數人轉藏經七徧大德循植精進專至饒益

穪寒飫餒每損節其衣盂拯溺持顛寧顧蹈其水火殊蹤

異行難可思量寒暑屢移始終一貫元和中廉察使相國

彭城劉公慕其高節亟請臨壇手字疊飛使車交織大德

以情田不産鑒用忘機久處山林已遂平生之志郍能師

證更登名利之塲徒覿馬勝之威儀誰識羅侯之密行懇

寫牢讓持堅不迴曁大和有九祀方伯司徒史公之領戎

也常目重山聆風仰德乃曰昔三藏傳經於天竺六祖宏化於曹溪方知涿鹿名區時有異人間出佛法漸遠吾宗繼明谷傾南望之誠兼陳北巷之敬奇香異藥上服名衣使命往來難可稱計以其年季秋下旬有三日示疾歸寂於本寺東院俗年八十四法歲六十五猿鳥悲鳴松筠改色淒涼士庶喟悼元戎於戲火宅方然羊車脫輻師之巳矣人何歸依大德學行該通威德端肅所依上足皆是名人難具升堂聊書入室曰仲說恒智鑒直惠真志千文展寶定等七人焉惟增也早歲辭鄉游京就學曾於薦福寺

講大花嚴經聲振洪都藝交清級衆稱開士時謂入流細
行密用難具詳紀直與千業擅小乘學游多地盡得南山
之要皆揚東堦之能彼四人者精通秘奧博遠多聞虎步
蓮宮鸞翔梵苑感師之教報師之恩焚官於碧岫之陽起
堖於清流之左雖朝昏展敬未盡所誠更議刋乎貞珉紀
其盛德良工方購朴而未形俄屬先朝大興沙汰寺皆毀
廢僧遁林巖洎佛日重明屢更星歲七人之内唯寶定存
焉其誠則闕　其力不置有說公門人前寺主僧宏信即釋
門之孫也戒律清肅義心堅勇悲本師之早歿宿志未陳

與定公之相扶再議崇立訪余以至感而直書冀逖禮往來披文知行銘曰

圓覺眞乘多不能造吾師正性盡入其奧操持淨行契叶流教意馬忘奔心猿不踔戒月圓滿律風清涼白璧無點明珠有光利根精進密行包藏披暗燈炬濟難舟航宇寺開經施財供食但益勤勵曾無退息時遵其義衆悅其德不可思議多所饒益法性無滅色身有移悲纏上足追慕先師旣崇靈墖又立豐碑遺風餘烈千古長垂

鄧衮

袞大和初進士

望雪樓記

上纘位年京兆公繇亞荆牧彭搜鰥治蠹化者耘而革之不易節而政成既而府署亭臺之敝壞者咸理新之明年秋作望雪樓訖功俾進士鄧袞銘之圖蜀之鄙截如巨砥厥郡維彭北西天屏危碧峭青戛霄磨冥鯨跳虬奔限蠻隔番上排雪峯延疊萬里鶴鶱瑶駢月積綃鮮振古不泐四節一色皎皎披飄寒錮陰膠光涵二水冷射千里往哲所嘉名之玉壘公來未期畢完瘵凋乃於崇墉作爲麗譙

長材羨工不伐不徭趾故規新不僭不驕經之浹辰暈飛
迢迢三伏赫曦九野如燒斯焉一登神滌煩銷他日黴黃
羊碑邵棠下客貢銘永播德芳先是王僕射潛蕭桂州祐
繼守斯郡二公陶奇撰幽不乏心匠於西湖臺島花竹列
植布置罔不宛妙維雪山彭之殊觀獨莫經意豈非天待
我公作賞跡乎昔西漢進儒術臣多貞方魏晉扇虛元吏
采風流孰若公精六籍練眾務蘊張趙之幹敏兼王謝之
清雅辨辭盈庭奮毫電飛具牘百幅歷眸冰釋前可以折
穆之之角近可以挫載胄之銳則不止有逸暇覽眺益雄

節大旆師長列侯方鈞平衡肅和神人迫期矣袞不侈鏡公奇績覬識士和望雪不取於澄心瑩目將以思潔白登㨾不取於櫛清冰曠在據上睨下察人之利病亦敷政之嘉術也大和元年九月記

李朋

朋大中六年官刑部員外郎

平贓定估議

贓謂罪人所取之贓皆平其價直准犯處當時上絹之價依令每月旬别立三等估其贓平所犯旬估定罪所取犯

月旬土絹之價假有蒲州盜鹽嶲州事發鹽已費使依令懸平卽取蒲州中估之鹽准蒲州土絹之價於嶲州決斷之縱有賣價貴賤所估不同亦依估爲定

丁居晦

居晦大和中官起居舍人集賢院直學士擢拾遺改司勛員外郎開成中轉司封郎中知制誥遷中書舍人拜御史中丞遷戶部侍郎卒贈吏部侍郎

重修承旨學士壁記

尚書元稹承旨學士廳壁記舊題在東廡之右歲月滋久

日爍雨潤牆屋鏬缺文字昧沒不稱深嚴之地院使郭公王公皆以茂器精識參掌院事顧是言曰吾儕釐務罄盡心力細大之事人謂無遺而玆獨未暇使眾賢名氏翳不光耀失今不治後誰治之遂召工賦程不日而成峭麗齊平粉繪耀目玉粹雲輕隨顧而生貫列豪英使千萬齡無缺無傾工役告休命予紀完緝之美舊記所載今皆不書開成表號之二年五月十四日記

裴處權

處權文宗朝官戶部員外郎大中時遷司封郎中出爲河

東少尹

禱何侯廟記

明皇帝懷柔百神以功濟四瀆蒲股肱郡實祠宗縣是剗舊圖新廟貌甚設國有祀典蒲侯職之然天下郡縣瀕於我者多曲架榱桷廟神乞靈滑臨洪波神有寧宇且曰瀆古侯也故神以侯稱六年夏不雨尚書博陵崔公懼玆農事凡明神靈跡有可以膏稼穡者必命犧牲簫鼓以動之卒無應一旦監軍使閻公曰郡瀕何侯廟具存姑用申禱宜斡流以蘇大田五月庚午公會閻公幄河壖列旌旆率

府從事合牙門諸將郡縣吏羅爲侯拜聲以具樂釃以清
觴腥燗燔炙苾芬交錯版書精意以聳侯聽六月辛未雨
乙亥始霽自乙亥至秋七月壬子以烈日下爛甫畝復燥
公曰時雨難再將柰秋成何閤公曰何侯利吾州前應如
答吾且祈且報庶終侯功癸丑公復會閤公儀若庚午丙
辰雨已未乃霽噫公禱之虔神應之速禱不虔無以徼侯
貺應不速無以協農時旣貺旣應多稼織野寒耕熱耘之
子其有京坻之望乎昔王尊捨熊軾臥金隄卻驚波也公
仗戎鉞禱於河濱勸甘雨也驚波縮所以完居邑也甘雨

零所以遂嘉穀也則知前賢後賢之推誠濟物脗若符契矧乎食民天也宜拜侯賜閟公揖曰齊誠以動神者尚書公之德也公揖曰始謀而獲應者將軍民之力也於是相與拜宇下或曰昔河流濫汎將魚滑人滑人祝侯駭浪帖息今日拜侯賜未若記侯之感通公乃召從事河東裴處權文其功客有博陵崔應書於石會昌六年九月一日記

魏扶

扶字相之大和四年進士宣宗朝官司封員外郎考功郎中累遷御史中丞兵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請委錄事參軍專判錢物斛斗文案奏

下州應管當司諸色錢物斛斗等前件錢物斛斗散在天下州府緣當司無巡院覺察多被官吏專擅破除歲久之後即推在所腹内徒煩勘詰終無可徵今後諸州府錢物斛斗文案委司錄事參軍專判仍與長史通判每至交替各具申奏並無懸欠至考滿日遞相交割請准常平義倉斛斗例與減選仍每月量支紙筆錢若盜使官錢及將借貸與人並請准闕元勑以贓論如徵收欠折及違限省條並請量加懲殿如缺司錄即請令選諸强幹官員專知不

得令假攝官權判

對毒藥供醫登高臨宮判

甲聚毒藥以供醫事有死傷者造焉十失四乙告違法

又景登高臨宮法司斷徒一年半景訴云令所

人生百年飲食過而生疾帝臺三襲趨拜乖而則刑故良醫之門固多病者而望苑之地胡可窺焉甲則業謝醫工景乃行同惡少雖有求於毒藥失此疵瘍乃無狀而登高俯其宮闕彼非上藥疾者無瘳此昧古人行不由徑況驗

蛇盃之影輒欲鐲痾而識龍樓之尊方能起敬醫末三代得無恥之登而四臨過亦甚矣微周禮而已失宜其息言按吕刑而故違合從減坐則使有兆之者不俗疑而自除無賴之徒伏軾而知禮

康僚

僚文宗朝官考功郎中

漢武帝重見李夫人賦以神仙異術變化通靈爲韻

漢武帝諸宮此夫人兮忽意難同悲豔質以長逝恨深情之莫通夢想徒勞寧及九泉之下神仙有術能生一夕之

中帝乃暫釋幽懷將觀異變儼宸儀於玉座張翠幄於蘭殿清風拂户疑髣髴以徐來皎月臨軒尚朦朧而未見且其駐視潛聽虔思效靈燎金鑪之馥馥爍銀燭以熒熒寂寞而求倏爾而風生綺席從容以俟俄然而影在花屏於時漸出形儀晻闇珠翠初半面以呈姿忽全身而表異盈盈不笑如羞久别之容眷眷無言莫問平生之事是則嬋娟可翫隱映難親不有如有非真似真既揚翹而掩袂亦流盼以疑神翡翠簾前悵望三千之女芙蓉帳裏分明二八之人況乎麗服逾春美顔多暇揚襜如之羅綺飄颻若

之蘭麝非因不死之藥豈便長生何用返魂之香自從神化及夫弄花態以遺妍望君王兮不前復認吹蕭之侶終疑獻果之仙目眄眄以徒極心摇摇而詎傳迷甚化宮周穆之遊固爾地非巫峽楚襄之夢應然已而頓解前思詳窺舊質爰將托方士展神術謂傾城之且驗豈同輦之無日殊不知事本憑虛功難責實夜如何其夜已闌悵飄然而復失

日中烏賦 以輝光映出棲迹中在為韻

相彼烏矣超然莫同不振羽於域上自呈形於日中儀鳳

肯慙信五色而都混高天已及豈三年之始冲懿此生成
貫乎今昔東西必隨於運動昇降寧離於赫奕俯黃人而
更助金光映王字而偏疑烏跡旣乃騰陵霄漢披拂雲霓
那楚幕而堪處匪霜臺之足棲分明而不似籠中固非仙
鶴髣髴而還如鏡裏豈是山雞曷九雛之莫對乃三足而
長在黑羽雖同於不黔白頭詎得而終待始來何地誰見
入於重輪爰止何年孰可問於眞宰徒訝其煒煒煌煌形
標翼張縱橫弄色宛轉和光風起而遥疑飛動烟合而杳
若潛藏足令人子闚窺因寄情於反哺日官頻測空懷望

於殊祥嘉其靄爾無匹裒然斯出鳴琴安得寫其啼流火焉能變其質復不知見也何期隱也奚歸有咸池兮飲不飲有蟠桃兮依不依誰使梯航景象沐浴光輝炫晃乎清晝優游乎翠微靡顧稻糧志士留之而莫得無猜彈射夸父驚之而不飛客有指寥廓之儀形訪前時之歌詠且彼素姿神異赤羽輝映下爲陰隲之符蓋本陽精之命令仁風已扇孝理方盛烏之靈兮得不降休而瑞聖

裴恭

恭開成元年爲邕管經略使

請賜草馬奏

洞賊雖深居山谷當其刦掠多在平地防禦之道切在馬軍請賜草馬二百匹置監牧以爲備

王玠

玠大和時人

大唐鄜坊丹延等州節度軍前討擊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太子賓客上柱國北平環公故夫人廣平郡程氏墓誌銘并序

夫人爰自閨幃素聞令淑以秦晉之疋叶琴瑟之和聘于

環公二八載矣公門館洞開賓寮日至長林之下蕭灑清風曲岸之傍丰茸細草或臨流而笑語或對酒以笙歌飲膳兄供罍罇不燥兹乃夫人有中饋之德副君子好士之心上客翁然衆口談一不亦美矣不亦罕歟豈圖積善無徵忽遘斯疾狂飈震激緑樹摧芳於戲四隣傷慟哭之聲丹旐慘高懸之色弔賓盈路孰不歎嗟實乃夫人之節行也夫人則大和八年五月廿八日終於鄜州洛交私第享年卌有二女子廿四娘號泣無時悲哀詎止則以其年六月廿四日權厝于鄜州洛交縣西北八里廟原谷之闕禮

也於戲貞石永存厥銘不朽代述其事慘然筆端其銘曰所期偕老何乃忽分哀哀慟哭逝者寧聞其一忠心是思無休歇時人來覽解客去還悲其二生前所執于此威儀夜臺長閉冥路何之其三音容永謝覿覿無因鏡匣粧奩但委埃塵其四拱樹森森旌竿孑孑淚滴草頭露珠和血其五

王直方

直方梁州城固人大和中官左補闕

諫厚賞教坊疏

臣伏見近歲已來災害不作兵革休息百穀豐稔四方寧

奏者非他是陛下事異于前時中外之心有所驚惜比者
雖有教坊音樂陛下未嘗賞悅因有賜宴與人共之如此
則雖有伶人不害于事陛下卽位之始宣徽教坊悉令停
減人數或聞近來稍不如此樂工弟子賜與至廣每有此
事向外流傳傷陛下聖德豈容易也臣以爲鄭聲娛人新
音動聽能使人情迷亂捨棄萬事而爲樂不足也臣伏以
聖體未安加以聲色之翫侵蠹聖祚得不憂乎

崔瑶

瑶清河武城人太和三年進士累仕至中書舍人太和時

拜禮部侍郎出爲浙西觀察使終鄂岳觀察使

授蕭寘充翰林學士制

勑揮翰金門諒屬詞華之妙論思玉署尤資周慎之才選
署惟精寀授斯重朝議郎行尚書兵部員外郎蕭寘内蘊
沉識外揚清和羣居不流雅尚歸厚文摛錦繡學富縑緗
早命中於射宮遂從知於壼奥靜無違心動有餘裕用雖
繫於通塞道自保於歲寒藹然休聲布在公議是宜擢居
密地掌我命書勵夙夜之講求備朝夕之視聽副兹寵榮
佇有宏益可守本官充翰林學士

杜顗

顗字勝之牧之弟舉進士授秘書省正字李德裕奏爲浙西府賓佐太和末爲咸陽尉直史館以喪明卒

集賢院山池賦

鬱乎羣賢之林有山其秀有池而深幽流濬泞蒼翠嶔崟千門下隔三殿旁臨引形庭之佳氣涵碧樹之清陰連緜芳草游泳仙禽對石渠之鉛粉會金馬之衣簪宛雲霞而在目眇江海而爲心何扁舟之獨往何倒影之遠尋懷我魏闕浩爾長吟山池之陰可以清吾襟山池之所可以狎

吾侶涼風忽起白雲時舉步苔岸之周流藉松溪之積阻邈矣幽興颯然清暑乃登玉巒撫金渚圖書載暇纓弁以序此焉游處於兹宴語發菱花而不能歸攀桂枝而久延佇日落池上雲無處所爾其秋風既起秋興爰至見藤蘿之幽娟弄石泉之明媚禁林餘雨增曲霤之華清御苑晴煙借遥巖之積翠是以洗雪煩想優游雅思嗟乎山中人兮猶未識池上峻兮焉可得顧蘭芳與菊滋從此賞兮無極

對省官員判

有司議户口減耗請省州縣百姓訴云州縣廢

則所隸闊遠罷人益困請省官員

列地之圖辨邦之數制以廛里設其井田居無遊人地不曠土頃因羣寇且有大軍既為患於凶年每屬想於美歲方今國步將泰人心盡歸久悲風土之殊咸戀枌榆之舊則百堵皆作三農聿修既富之教已興食貪之惡將息故郊遂絶不毛之地郛閈鮮無名之人商旅厚生無屑心於倚市黎氓樂業必食力於代田然後地不耕耘稅以三家之衆宅無樹藝罰其一里之泉何必具以寮寀而欲省其

州縣與其削邑寧愈減官是爲政先實亦教本咨爾户部

恤我人言將以攻乎異端不如坐進此道

石文素

文素醴泉縣人太和中舉明經

白鹿鄉井谷村佛堂碑銘

天竺人師億刼行化衆生得悟永離苦海者哉則有我此

邑者循長幼士女等知身覺悟共發齊心且好人惡煞獨

弊崇善所以賢達君子多愛法焉於是矻矻勤心孜孜不

怠從元和初遞相謂曰各減毫分施捨共修功德預造橋

梁者矣日來月往世事如流俄爾之間二十餘年凡修功
德七八餘件從元和六載辛卯歳崇立石燈臺一所又十
年乙未歳𢭏造講堂一所又十一年景申歳𩛍瓦佛殿安
鵄鷵螭頭修換覆堦又十三年戊戌歳後輩小邑社十四
五人崇立尊勝陁羅尼石幢一所又十四年巳亥歳造泗
州石和尚一鋪又寶歴元年乙巳歳造西廊全五間今又
發心起修鐘樓捨施青凫上至十年五千下至百十五十
或則社例均率造諸功德亦如之有諸圖畫幡額不能備
書我徒一輩能種善因梵宇修飾與日月而爭輝丈六金

身坐多寶塔而自見金燈焰焰照於十方寶幢巍巍侵於月殿像坐蓮花經鐫貝葉微塵一聚而福生闕一字風散拂而罪滅聖僧瞻禮利益衆生所求獲福更能招僧設講識念歸依念彼大乘冀有利於生死遂記其善揚其名召匠琢石故立碑矣神龜負背蚪龍傲身琢成野草之花鏤出雲霞之色立斯之地也東望仲子之峯侵侵凌於青漢雲飛半嶺霧戴匼巖西瞻豆盧之神山依依接於温嶺多饒祈禱雩則應時南有碧嶂橫遮遥望峨峨聖闕北有涇水長川出自朝那殊流滄海如黃河之崛曲似巨海之洪波

其名水也或眺走馬之山遥依天際白雲覆嶺碧霧攢峯此地多饒谿磵秀氣氤氲長岡連連接於石水長幼同福遇此勝因伏願上資人主帝王百寮文武及代代先亡下霑黎庶蠢動含靈及子子孫孫同霑此福文素不才社邑相推聊肇畧述直書其事故立碑銘以貽後世其辭曰

修善兮消殃祟福兮降祥光明兮東照歸依兮西方照耀兮金燈清淨兮華堂讖念兮鐘磬行道兮行廊生我兮地久育我兮天長松柏兮青青刻石兮永貞尊勝經兮救護泗州僧兮聖形神龜兮兀然蛇龍懺兮冲天日月照兮永

古風雨擢今何年

景夋

夋大和時進士

唐故楚州兵曹參軍劉府君墓誌銘并序

公諱崟字子嵩望美彭城家寄京邑曾皇祖禰德行咸高仕位佳政屬干戈亂動告牒失遺畧而不言公青春懷橘白面凌雲出事公卿奏成品秩解褐任洵陽縣丞才繼陸安政敷五德次任寧國縣丞上司勸留下士遠慕雖不親臨百姓闕一字亦播顯多能三任楚州兵曹位亞題輿道益

熊軾館驛事集戎旅獲安公累任清肅上考成高闕三字有殊何壽年不永大和八年七月一日逝懷德私第享年六十有二仁兄悲切痛失鴒原哲弟浦陽縣闕三字職度支不後同衾郉堪異鄉夫人趙氏頓罷鼓瑟闕一字失悴容德繼敬姜聲齊孟母嗣子歡郎年未志學闕二字少孤闕三字天未能主葬女三人長適楊族次居闕二字在褓褓闕二字親戚慘愴實亦行路悲傷子壻楊氏闕一字報泰山之恩淚送逝川之落室又泣血難報罔極闕三字石闕一字農意焉以大和八年十一月廿六日葬于長安縣闕二字鄉窀穸禮也恐陵谷

遷變乃刻石爲銘辭曰

永壽闕二字楚楚劉君闕四字刀筆凌雲闕一字於難紀善政易聞兩贊大邑一椽理闕一字身歿名揚不朽蘭芬棣萼斷腸孀妻晝哭雅合更榮如何不祿墳起曠野殞毀華屋天然闕一字嵩長埋片玉長女佳壻祖奠潛然下淚卽日霑恩早年安魂紀德萬古稱傳